

白流苏望着窗外，还是那样，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那一幅大画。●那酽酽的、油滑的油漆，直透到窗帘上，把窗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

范柳原的手摸着白流苏的手，白流苏感觉得到了，无力地喘着，范柳原去望白流苏，白流苏只是去望窗台的那幅画。●范柳原喘息着，猛地拥住了白流苏。●白流苏略略挣扎了一下，便拥住了范柳原。●海涛在窗子外面响着，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屋里拥抱着。●两个年轻的身体扭动着，变换着，比恰恰舞着上去还要热烈些，还要浪漫些。



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

倾城之恋

邹静之 刘亚玲/著

● 流苏，你不会怨我吧？
● 我怎么会去想一个梦……

●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 接下来是，你啊，你呵，那个女人真有那么美吗？
● 又胡说了。
● 怎么是胡说，不是“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吗？
● 应该是，美呵，美呵，拿这样美的女子我可怎么办呵。

● 我和柳原的姻缘是因整个城的倾覆而获得的，我们在苦难中相知，相携，更加相爱。我诅咒战争，赞美爱情。

傾城之戀

鄒靜之 刘亞玲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城之恋/邹静之，刘亚玲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1

ISBN 978 - 7 - 5063 - 4513 - 2

I. 倾… II. ①邹…②刘… III. 电视文学剧本 - 中国 - 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503 号

倾城之恋

作 者：邹静之 刘亚玲

责任编辑：林金荣

题 字：邹达侯

装帧设计：| 合 | 和 | · 蒋艳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数：550 千

印张：22.25

印数：001 - 20000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13 - 2

定价：38.00 元（上下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十四集	349
第十五集	372
第十六集	397
第十七集	420
第十八集	444
第十九集	466
第二十集	488
第二十一集	512
第二十二集	535
第二十三集	555
第二十四集	573
第二十五集	593
第二十六集	614
第二十七集	634
第二十八集	658
第二十九集(大结局)	680
后记	702

第十四集

1 饭店 日 晚 内

楼上走廊的栏杆前，徐太太手持望远镜正朝下望着，徐先生在徐太太身旁，等着看望远镜。

楼下，远处的咖啡座上，范柳原和陈姑娘凑得很近说着话，忽然，又都笑着分开了。

徐太太：一拍即和。范先生看着陈姑娘顺眼，陈姑娘看着范先生也仰慕。你看看呀。

徐太太把望远镜递给徐先生，同时将徐先生朝合适的地方拉着。

徐太太：站我这里。……看见了吗？那边。那边。

徐太太朝远处指着，徐先生举着望远镜找着。

徐太太：还没看见吗？

徐先生：看见了……先别想得太好了，柳原我清楚，他跟哪个女孩子都这样。

徐太太就有些不高兴了：这话我是真不爱听。

徐先生：怎么了。

徐太太：你要说介绍的陈姑娘一般就直说。

徐先生：我可没那样说呵。好，好。看他们多好呵，让人想起过去。

徐太太：你这话我就更不爱听了，过去好是不是？现在不好了，太太太胖了不甜蜜了对不对？你在香港天天花天酒地，我在这儿守活寡，到头还要说这种话。

徐先生：哪个又花天酒地了。我这不是想顺着你说话嘛。

徐太太：……女人就是命苦。老公好不容易回来了，还要在这儿巴巴地拿着望远镜看人家亲热。

徐先生：你倒是让不让我看呀，人家在那里甜蜜着，我们却在这里埋怨着，何苦来。

徐太太：今天把话说明了，下回去香港我跟着去。上海我也呆腻了。

徐先生：我是工作呀。

徐太太：我也是工作，太太的本分工作。

徐先生：不说了，要是能在上海给柳原找个对象，我们公司搬到上海来就好了，咱们也就团圆了。老婆大人，跟你说，这个陈要是不行，那就把白家的宝络再顶上就好了。

徐太太：免！一个白流苏就让我尽落埋怨了，再加上一个宝络，那我可真是个拎不清了。我们走吧……

徐先生：不看了？

徐太太：看人家有意思呵？

徐先生：是是，好，我们走。

徐太太搀着徐先生走开。

2 巷子 日 外

白良越快步跑着。从后面巷口冲出几个人奋力追着。

白良越又钻进旁边的一条巷子。后面的人向这条巷子追去。

白被人扑住。

3 高利贷处 日 内

白良越惊恐地站在屋里，周围站着追他的那几个人。一块砧板咣的一声放在桌上。老大招了招手，手下拽着白良越到桌前。

白良越：天哥，再宽限几天，我一定还上就是了。

老大：把手给我。快呵，把手给我！

白良越不给。手下拽着白良越的手按在了砧板上，老大拿起一把雪亮的刀。白良越惊恐地望着老大。老大试着刀。

老大：事先说好的，一千一根指头，剁哪根你自己选。选！

白良越：天哥，听我说，我跑不了的，住哪里、叫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放手，放手，别剁，别呀，我回去拿钱。哎！老大又抬起了刀。啪地一刀剁了下去，吓得白良越大叫，叫完一看，指头还在，是空剁的。

老大：好。看在你是白家三少爷的面上，就再宽限你几天。再交不

出来，你这一手的指头我就一截截地把它剁下来。白良越松开手，老大松开手，白良越赶紧收回手，紧紧地握着。

4 白良越屋 日 内

白良越慌慌张张地收拾着衣箱。收拾好衣箱，白良越去桌前坐了，拿笔写信。居民证随手放在了桌上。

“吾妻如面。因与友人有生意要做，故离家半月或一周。吾妻勿念，善自珍重为盼。良越匆匆。金保过继的问题你拿主意吧。良越又及”

白良越将信叠好放进信封，取了镇尺压住，就提了箱子出门。居民证忘在了桌上。

5 白公馆正厅 日 内

白良越神情紧张，小声打着电话。被从农村领来的金保（要过继给白良越的）贴着窗玻璃往里看着。白良越并没有看见窗外的金保。

白良越：一言难尽，见面再和你细说……老张，请务必接我一下。租界外面听说很不安全……是呀，唯其不安全才要去租界外面躲呀。这些放高利贷的怕日本人，不敢出租界。……好了，我要赶紧走了，再被内人发现就走不了了。

窗外已不见金保的身影。白良越放下电话，提着衣箱快步走出正厅。

6 租界外的上海 日 外

路口架着铁丝网，日军在检查过往行人。

白良越在队伍中。行人拿居民证交日军检查。该到白良越时，白良越掏兜，才发现没带居民证。白良越慌了。

白良越：太君，我的居民证忘家里了，我这就去取。

日本兵一把拽住白良越扯出队伍。日本兵：宪兵队的干活。

白良越：太君，我真的是忘记带居民证了。

日本兵不由分说地拽着白良越向卡车走去，卡车上已站了许多中国人。白良越挣扎着，终于看见了赶来老张，白良越高声喊着。

白良越：老张，请务必抓紧通知我家人，务必务必，我的居民证落在家里了……

日本兵一枪托将白良越击倒在地，又拖着白良越向卡车走去。

7 白公馆正厅 日 内

正厅乱成了一片。三太太哭着，白流苏和宝络从楼上赶下来。

白老太：走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三太太：就留下一封信，说是和朋友做生意去，想是走得急，居民证也没带上，那可不是要抓他吗？

白良泳：居民证给我，我去一趟宪兵队，和日本人核实一下身份，把三哥带回来。

四太太：良泳，你就不要逞强了，日本人哪会听你申辩。

白流苏：那总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呵。

四太太：六妹，等又不是你一个人。妈还没说话呢，听妈的。

白老太：良泳去怕也没有用，租界的事要想办法找洋人出面交涉才行。

白流苏：对了，我给徐先生摇电话。徐先生刚到上海，他原和租界的洋人比较熟。

白老太：这就对了，那快给徐先生摇电话。

三太太：我嫁的这是什么人呵，说走就走。家都不要了。六妹，别管他了，让他走，我回娘家。

白老太：老三家的！你就别说气话了，不愿听，你回屋去。（三太太不哭了）流苏你摇电话，我们现在一切都不说，听听消息。

白流苏摇着电话。

白流苏：徐太太吗？……徐先生在吗？……徐太太您让徐先生接个电话。

8 徐先生屋中 日 内

徐先生和徐太太正甜美睡着觉。徐太太把电话给了徐先生。

徐先生：是呵，怎么会这样……办是要办的，我也常年不在上海了，想想办法吧，好，你们等我电话……

徐太太：又出什么事了。徐先生边拨着电话边说：白家三少爷出事了。

徐太太：哎，他们白家真是瞧上咱们了，有个事就来找呵，不知道人家夫妻半年多没见面了……

徐先生：喂，找刘先生……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见死不救，再说，

宝络的事怕也要再交往的。刘先生吗？有件事要求你呵。

白太太三，毛
命 9 白公馆正厅 夜 内

白家人坐在正厅里等着。正厅里安静极了。桌上摆的饭菜没人动，都用碗扣着保热。电话铃响。

三太太抓起来：怕是徐先生的，六妹你快接吧。

白流苏接过电话：徐太太，是我，流苏……徐先生没来电话……嗯，嗯……谢谢徐太太，这么晚了，你们夫妻又是才见，实在也是没办法，以后再谢吧。好，好。

白流苏放下电话。

三太太：徐太太怎么说？

白流苏：徐太太也不知道情况，让咱们别着急，说徐先生只要找到法国人，就能帮上忙。

三太太：就怕找到了，人都不在了！

三太太又哭了起来。四太太安慰着三太太。

四太太：三嫂，你哭有什么用。

三太太：是呵，我哭没有用，家里一个有用的人都没有，我去宪兵队拼命，我去拼命！（就要往外冲）

（众人劝。）

白老太：放手，让她去！你这算是什么作派，家运不济，国难又当头，出了事要大家同舟共济。我想好了，良越能活下来是他的造化，活不下来，也是他的造化，省得看着白家一天天地烂下去。好了，都散了……散了，走。（白老太走了）

众人没有动。三太太又哭起来。

四太太：三嫂，别太着急了。总有办法的。

三太太还只是哭：一家人没有一个出门的，等着外人来救，能有什么办法，能有什么办法！

金保坐在椅子上眼都快睁不开了。

白流苏：三嫂，别哭了，先领金保去睡吧，孩子熬不住。

三太太这才不哭了，拉金保走：六妹，不是我说事后的话，真碰到了事，才知道一家子人，没人帮是什么滋味。

金保不走，气得三太太把金保拽下椅子。金保又死死抓住椅子不松

手，三太太气得张手就打金保。金保不躲。三太太气得叫着。

三太太：早知道这么烦人，又何必过继过来添麻烦。都是那个短命的，非要从远亲过继个儿子。自己都保不了自己，现在我们孤儿寡母，以后怎么办呵。

白流苏：三嫂，回去吧，话别说绝了，人还没……

三太太：没什么，没死是吧，我不是咒他，在这样无情的家里，妈说得对，他不如死了！

众人一听不是话，站起来要走。

白安快步跑了进来：老太太，老太太！

一屋的人不走了。白安只是喘着，着急得说不出话。

金保：白良越回来了。

白安：三少爷回来了。

屋里人快步向屋门走去。白良越提着箱子进来了，徐先生跟着。三太太过去握着白良越的胳膊。

三太太：你怎么不死呵，你怎么不死呵，你要死了，我也不活了，不活了。

徐先生跟进来了。

白良越：别哭了，不好看，徐先生在这儿呵。

众人：徐先生，谢谢你了。

徐先生：不客气。都是通家之好，能帮上忙自然要帮。不早了，我就这就告辞了。都在呵……（想看看宝络）

白流苏：呵，就缺个宝络，在楼上听收音机。要不要叫她下来？

正说着宝络下来了。

白流苏：快，这是我妹妹宝络，宝络快见过徐先生。

宝络：徐先生好。

徐先生看了看：呵，好好，我先告辞了。

众人：徐先生再坐坐吧。

徐先生：不了。大家留步，留步。太晚了太晚了。

徐先生快步走出屋去。

10 白良越屋夜内，白良越在三太太面前坐着，三太太哭着。

三太太：说清了到底为什么要出去，咱们睡觉。说不清谁也别睡。

白良越：……信上不是说得很清楚，是和朋友做生意！

三太太：什么生意？

白良越：就是……就是……

白良越一下回答不上来了。

三太太：你不说我替你说，是不是你买股票出了问题？

白良越：没有。

三太太：还不说实话，再不说实话我就把你用公账的钱去炒股告诉妈去。我真受够了……

白良越：罢了，罢了，我都说了。是股票出了些问题，我一急，这才想着出去做些小生意，赚多赚少不论，能补了仓就行了。不然投进去的钱不是全没了。

三太太：钱的事再想办法，你就这么拿着命去冒险吗？

三太太又哭起来。

白良越望着哭泣的三太太：别哭了，话说清了，我们睡吧。

白良越以为没事了，刚要起身，三太太问：等等，你是不是借高利贷了？

白良越吓得又坐下了。

三太太：说，是不是借高利贷了？

白良越：没有，不是说了嘛，就是为补仓，想做些小生意……

三太太：炒股不怕，怕的就是借高利贷。……你说实话，是不是借高利贷了？

白良越：没有……

三太太：良越，纸包不住火，瞒是瞒不住的。借没借？

白良越嗫嚅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三太太：说，借没借！

白良越：借了。

三太太：大声些！

白良越：借了。

三太太：还不上？

白良越：还不上了。

白良越说完，又去望三太太，原以为三太太会大哭大闹的，不想三

太太反而很镇静，白良越又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三太太：你还是个男人呵，到了危机关头只想着跑，不想办法平事。

白良越：你有什么办法？

三太太：没有！早知就不该救你出来！……

白良越：我也是一时急得想不出主意了，才去借的高利贷。……荣珠（三太太叫荣珠吧）帮我想想办法……（跪下了）他们要杀人的。

三太太：好，杀人，你别在我这儿哭，跟你说白家人全体上下，怕是没有一个人能有办法的。

白良越又望三太太，见三太太在想事，就静静地跪着，等着。

三太太：怕是只有一个人能救你……

白良越：你和我想一起去了。

11 白老太屋 日 内

白良越在跟白老太说话。白良越：妈，儿子不孝，这回被日本人抓走了，让您着急了。白老太：人回来了就好。白良越：妈，儿子想出去做点生意，原，原也是想挣些钱，把咱白家的祖坟赎回来呢。

白老太：是呵……亏你还能想着这事儿来，老三，世道这么乱，妈死了，怕是都没有地方埋了。白良越：妈，您可别哭，儿子这次一关算关明白了些。只要能活着出来，别的事，先不想，这件事是第一要办的。

白老太：好，妈要谢你有孝心呢。

白良越：应当的。

白老太：心有了，妈我先问你，这一家子人都吃张口饭的，有什么法子把祖坟给赎回来？

白良越：妈，家里不是有钱的吗？

白老太：老三，你给我记着，别的法子我任你想，算计你六妹那些钱，不行，你六妹那些钱是要过一辈子的。

白良越：妈，我怎么会那么想。我知道六妹她不容易……我是当哥哥的，不能指望妹妹……

白老太：说心里话，我都不指望。你妹妹太苦了，让丈夫拿着枪顶

着头，那钱可真是血泪换来的。……

白良越：妈，话不错，可……

白老太：可什么，说。

白良越：……六妹为七妹花钱可是不管不顾的。她们姐妹好也应当。可七妹毕竟是庶出的，有那乱花的钱，把祖坟先赎回来，不是为妈好吗？就算我做哥哥的先借了她的，还不成吗？

白老太：……你说的也不是没理，但这话我不能和流苏说……

白良越：哪儿能让您说呵。只要妈有这意思，我们代妈说去。

白老太：你来就为这事？

白良越：就为祖坟的事。

白老太：……好，那你看着办吧。

12 白流苏屋 日 内

白流苏在倒茶。白良越坐着。

白流苏：三哥，怎么忽然又提起赎祖坟地了。

白良越：六妹，我知道你会疑心我。不是我想，我刚从妈那儿出来，是妈的意思。妈为这事，吃不下，喝不下的，看着可怜。

白流苏：是妈的意思，妈怎么不来跟我说……

白良越：妈心疼你，张不开这个口。

白流苏：……好吧，三哥，事情我都清楚了，赎回祖坟地毕竟是件大事，也不在这一天两天的，三哥您喝茶，容我想想吧。

白良越低头喝水：好，六妹，那我先走了。

白流苏：你走吧。这事先不要跟众人说呵。

白良越：不会的，不会的。

13 白老太屋 日 内

白流苏在白老太屋里坐着。白老太咳嗽。

白流苏：妈，我给您捶捶。

白老太依着白流苏靠椅背坐着，白流苏在白老太身后轻轻为白老太捶着肩。

白老太：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

白流苏：妈……您没事，活一百年呢……妈，赎祖坟的事，我想好了，这是一万块，你拿着。

白老太：流苏，妈，原不该的……

白流苏：没什么不该的。是做女儿的不对，让妈着急了……

白老太流泪，白流苏也哭了。

白老太轻轻地抚着白流苏：流苏，快别哭了，你一哭，又让我伤心。这里，你虽是女儿，妈可是一直把你当儿子养的，妈老了老了儿子指不上，还得指望你。

白流苏不哭了。

白流苏：应当的。妈，话不多说了，咱把祖坟的事儿办了。

白老太：……好吧。

白流苏：妈，您看这事让谁去办去。

白老太：这事闺女家家的不好出面，就让你三哥去办吧。

白流苏：好。您就把这一万块钱交三哥吧。妈，您以后不能心里存着事不说，有什么话跟我说，咱不能隔着。

白老太高兴：放心吧，我再不存事了，谁叫咱是娘儿俩儿呢。

14 街上日外

白良越坐着洋车停下。街对面就是股市。白良越付了车钱，车夫拉了洋车离去。白良越站在原地四外望了一阵，见没有可疑的人，这才匆匆向街对面走去。

两个黑帮正说着话。

黑帮甲：快跟天哥说，三少爷现了面了。

黑帮乙招手叫了洋车，洋车拉着黑帮乙离去。

此时白良沫坐着洋车过来，远远看见白良越走进股市。白良沫叫停了洋车，看了一会儿，看明白了，才让洋车将他原路拉回。

15 白流苏屋 日 内

内 日 墓太李白

白流苏正跟宝络说话。

白流苏：三哥为什么躲租界外面去，回来为什么又打着妈的旗号向我借钱，我都猜到三哥借钱是为了别的。

宝络：我听四哥说他在炒股票。

白流苏：这事妈也应当猜到了。可话我不能当着妈说，再说妈的確是想赎回祖坟地，做儿女的没别的法子，孝顺孝顺，孝还好说，顺是最难的。为这我也只有答应出钱。

宝络：我听说股票不好炒，要是套住就不好办了。姐的钱只怕……

白流苏：不说了，那就这一回了。宝络，你别为这事操心了，姐心里有数。

宝络：我是怕姐……其实是瞎操心，姐经历的事，够我两辈子学呢。

白流苏：不说这些了，宝络，帮着我把线给绕上吧。（两人绕线）

16 街上 日 外

几个人满面笑容地从股市出来，白良越也跟着走出来。出来的人都互相道着喜。白良越往四外望着。白良越向一部开来的出租车招着手。出租车停下。白良越上车。

白良越：去白公馆。

出租车驶离。烟摊旁的黑帮甲将烟头扔地上踩灭，招手叫了辆车。车拉着黑帮甲离去。这一切都被白良泳看在了眼里。白良泳扑向旁边的公用电话给家里打电话。

白良泳：是我，良泳，快跟三嫂说说吧，怕是又要出事了。我这就回去。

17 车里 日 内

出租车忽然在巷子里停下。

白良越：白公馆呀。怎么停这里了？

司机：三少爷别着急。

白良越：三？你怎么认得我，你是……

两边的车门打开，上来三个黑帮，白良越看着。

黑帮：三少爷，我们是天哥的人。为什么你一定明白。走。

出租车驶离。

18 白公馆正厅 日 内

白家人聚在正厅在说着话。

白良泳：六妹，我是亲眼看见他进了交易所的，从交易所出来，就让人用车接走了，我问了问说是放高利贷的天哥的人。

三太太：这可怎么好。

四太太：嫂子，三哥借高利贷，你不会不知道吧。

三太太：我怎么知道。我要是知道了难道不会阻止他吗？

白良泳：他要去赎祖坟你总会知道的吧。

三太太：这我是知道的，但那也是妈的意思呵。
白良泳：怕是他借了妈的意思了。

三太太：你们也不要这么问我了，我是这家的媳妇，他要走要回我

都是不知道的，现在你说他被高利贷的人抓走了，我也就这么认了，他这次要是回不来，是死是活，你们不用管他，我也不管。你们三哥死了我守寡好不好。说句不好听的，当年的祖坟还不是四弟你偷着给押出去了，没有前出，戏也唱不到今天。

四太太：话是不错，这炒股票的钱还不知从哪儿来的呢。

三太太：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用这么审贼似的审我。我不听。（站起走了）

白流苏终于说了话：一家子人要是都这么过日子，我看，这日子也过到头了。

19 高利贷处 日 内

老大天哥在用一把锋利的刀剔着牙。白良越在对面看着。

老大：三少爷，一向可好。

白良越：天哥，托您的福，还好。

老大：不敢！钱有了？

白良越：……再容几天。

老大：有钱进交易所，没钱还账，我天哥好欺负是不是。（把刀拍在桌子上上了）

白良越：天哥，不是这话，这几天行市好，想多赚点。

老大：赚了是我的，是你的？

白良越：天哥，说句实话，这钱是我拆借来的，只要周转两天，就都还上了。

老大：三少爷，你别欺负人，我不多要你的，也不少要你的，今天

就此时，你把钱拿出来走人。

白良泳：我……（话没说完，上来人就打）

老大拿刀过来：三少爷你快练出来了，钱呢？

白良泳：我给……

老大：连本带利（找算盘）五千八百五十六块二。

白良越拿出钱来数了出去：好吧，你们看看咱们两清了。

老大：两清了。来人，放车子送三少爷回去。

20 白流苏屋内 日 内

白良越脸上有伤的白良越和三太太在和白流苏说话。

白良越：六妹，我不想把这事张扬得全家人都知道，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我知道有人是不想过好日子要看我的笑话的。不错我是炒股去了。咱们家，要说有钱，也就你有点死钱了，一家子人个个眼睛都要吐出来地瞪着你六妹的那点钱，我看不下去。这样下去，你六妹也没法活了。

白流苏：三哥。

白良越：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拿那一万块钱补仓，今天一天就赚三千。高利贷我还了。（掏钱，数，拍桌上）这一千是你的钱的盈利。你拿着，这些天都是牛市，我再炒几天，除了祖坟要赎回来，家里人过日子的钱，我也会赚回来。六妹，你三哥原也是个公子哥，现在看看，打也挨过了，宪兵队也进过了，我不光说嘴，我比他四弟怎么样，三哥我一定要出息了。好，钱你收下。从今天起，你那钱，我天天给你红利，然后本金也一分不会差。

白流苏看着那一千块钱：这钱真是炒股挣的？

三太太：流苏，你哥再大方也不能无缘故地给你一千块呵。拿着吧，白来的，花去。

白流苏：我留五百，这五百，哥您拿着再去炒吧。

白良越：哥有钱。

白流苏：您拿着吧。

三太太：那就拿着吧。（接一组镜头。白流苏带着全家人逛商场，下馆子，吃喝买东西。白良越在交易所，抽着雪茄烟，在看盘。）

21 宝络屋 日 内

白流苏在帮宝络打扮穿衣。

白流苏：还是三哥有办法，这么一来死钱也就变成活钱了……别动，我说还是那件好，这件还是普通了点。

宝络：那件太贵了。

白流苏：衣裳总要有几件贵的。要不怎么出门呵。

宝络：我一辈子就是这些天门出得最多了。总觉像梦。姐，我看这